

[设计创新与应用]

论湖湘传统家具造物设计的“生缘”观

胡俊红, 马燕卓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株洲 412000

摘要: 湖湘传统家具是湖湘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生缘”设计视野对其进行研究, 旨在深入理解其在设计和制作中如何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相互作用, 并呈现湖湘传统家具造物设计的非凡魅力, 展现其在文化和艺术上的独特价值。通过设计因缘论的“生缘”维度, 聚焦于家具设计的生态背景和生成环境, 系统考察影响其风格多样性的各种因素, 即天人合一的造物之理、地域影响的生缘之因和筑具同源的设计之脉。湖湘传统家具不仅在设计构思上独具匠心, 融合了自然美学与人文情怀, 而且在制作工艺上展现了精湛技艺与地域智慧。其“生缘”造物设计理念, 深刻体现了尊重自然、以人为本的哲学观念, 其在设计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 彰显了湖湘人民对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关键词: 设计因缘论; 湖湘地区; 传统家具; 生缘; 建筑

中图分类号: J5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6946(2025)02-0068-08

DOI: 10.19798/j.cnki.2096-6946.2025.02.009

Concept of "Living Relationship" in Huxiang Traditional Furniture Design

HU Junhong, MA Yanzhuo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unan Zhuzhou 412000,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furniture of Huxiang is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Huxiang's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research based on the "Living Relationship" design perspective aims to profoundly understand how it interacts with the local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ulture during the design and production, so as to present the exceptional charm of Huxiang traditional furniture creation design and demonstrate its unique value in culture and art. Through the "Living Relationship" dimension of the design causality theory, the work focuses on the ecological background and generation environment of furniture design,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various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iversity of its style, namely, the principle of creation that integrates man and nature, the cause of "Living Relationship" influenced by the region, and the vein of design that shares the origin with architecture. In conclusion, traditional Huxiang furniture not only features ingenious design concepts that blend natural aesthetics with humanistic sentiments, but also exhibits exquisite craftsmanship and regional wisdom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Its "Living Relationship" creation design concept profoundly embodies the philosophical notion of respecting nature and putting people first. It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design and art manifest the pursui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with nature and the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by the people of Huxiang.

Key words: design causality theory; Huxiang Area; traditional furniture; living relationship; architecture

收稿日期: 2024-11-12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点项目(XSP24ZDI024)

湖湘之地,作为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璀璨明珠,其传统家具设计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地域风情,而且蕴含深邃的设计智慧与民族特色。湖湘传统家具与当地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相互作用,形成独特的家具风格。为了探索其发展历程,将深入分析湖湘地区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社会习俗和审美偏好,并对传统家具制作工艺、材料使用和装饰纹样进行研究。

笔者曾在《设计的因缘》中指出,设计不仅仅是创造美的过程,更是人缘、物缘、生缘、时缘、形缘、和缘的“因缘”构建过程^{[1]20-21}。其中,“生缘”是“生缘是指设计赖以形成及存在的生境”^[2],是物缘(主要探讨围绕“物”而形成的事因及设计行为特征,涵盖造物品类、造型及装饰等方面)创新设计之根基与土壤。这一理念深刻揭示了设计是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交织的产物。基于“生缘”设计视野,本研究通过细致剖析湖湘家具中“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分析地域文化、建筑要素对家具设计的影响,旨在深度挖掘湖湘传统家具设计的独特韵味,探索其如何在自然环境的滋养与地域文化的熏陶下,实现物质形态与精神内涵的完美融合。

一、湖湘传统家具及其“生缘”剖析

湖湘传统家具,作为湖湘地域文化的生动写照,承载着湖南人独特的生活哲学与生态智慧。在这片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上,家具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艺术体现,其设计理念深深根植于“生缘”哲学之中,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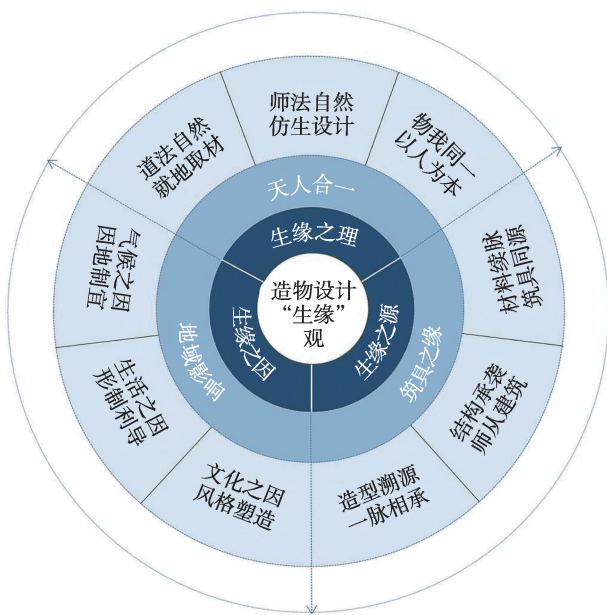


图1 湖湘传统家具造物“生缘”观

湖湘传统家具历史源远流长,是湖南地区独具特色的传统民俗艺术形式,楚文化与湖湘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湖湘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共同为家具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奠定了重要基础。湖湘传统家具不仅仅承载了湖湘民族的记忆,展现了湖湘文化,还蕴含着智慧、技艺、习俗和传说,是湖湘历史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系其文化认同感的重要纽带^[3]。

作为一种研究设计产生因果关系的理论与方法,“设计因缘”体系是一种完整的“物创”体系,该体系可以指导具体的设计实践与应用。在“设计因缘论”观念的启迪下,尝试对湖湘传统家具的设计进行更深入的剖析。该理论指出,“设计物缘(求新)的创造过程是人缘、生缘、时缘、形缘、和缘的建构过程,应该考虑与人宜(求真)、与生融(求善)、与时进(求变)、与形合(求美)的和谐共生(求存)。”^[4]设计,本质上是一种求“因”构“缘”的过程。它要求设计师去除主观偏见,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通过巧妙的构思与创造,将各种因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因此,湖湘传统家具设计应是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既包括了物质层面的自然环境与材料选择,又涵盖了精神层面的文化传统与审美追求。

“生缘”,作为设计得以孕育和存在的环境条件,对于湖湘传统家具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指代了家具制作所需的自然资源与环境,而且包括了孕育这种设计风格的社会文化背景与人文情怀。正是这种独特的“生缘”特质,赋予了湖湘传统家具以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文化内涵,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二、湖湘传统家具造物的生缘之理: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是中国古代造物设计中和谐文化的精髓,它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这一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化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传统家具设计中也得以充分体现。湖湘传统家具讲究道法自然、师法自然、物我同一,深入揭示了“天人合一”理念在适应自然和社会进程中的深刻内涵。

(一) 道法自然,就地取材

湖湘传统家具的造物设计精髓,深深植根于“道法自然”的古老哲学之中,“道法自然”是“天人合一”哲学观的具体映射^{[1]153-154}。这一思想倡导万物顺应自然法则,与天地和谐共生。《通玄经》有云:“道者,自然之妙也”,精辟地阐述了道作为自然本质与奥秘的化身,其核心理念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湖湘传统家具造物设计正是这一哲学观的生动实践,强调设计不能悖逆自然,而应力求融入并彰显自然的韵律与美感。

湖湘工匠们,以敏锐的观察力捕捉自然界的万千姿态,精选当地独有的自然材料,如纹理丰富的木材和色泽温润的石材,将这些材料结合运用,力求在创作中最大限度保留其原始美感。他们避免过度雕琢,让家具的自然纹理与色泽自由呼吸,展现出一种质朴而不失高雅的和谐之美。

在湖南《郴州府志·食货·物产》详尽记录了当地丰富的森林资源,其中楠木以其卓越品质独占鳌头,其余如榿、桐、梓、榆、杉等木材亦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湖湘家具选材的宝库^[5]。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促使“就地取材”原则形成,该原则的形成不仅是对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更是对“道法自然”理念的深刻理解与践行。

家具的美感首先源自其材质的自然之美,即完美表现材质的自然质地;通过合理的工艺和技术进一步提升材质的美感^[6]。在材质的选用上,湖湘匠人巧妙地根据木材特性进行创作。湖南博物院人物故事架子床,用材讲究,雕刻精美,采用坚硬华美的红木,这种红木是精细雕刻的首选,见图2。楠竹常用于制作椅子、灯具及屏风等轻量级物品,凤凰古城博物馆竹编储物柜,就地取材,采用当地轻盈柔韧之楠竹,赋予家具以灵动与雅致,体现出湖湘地区人民的智慧与巧妙的手工技巧,见图3。楠木、榿木、樟木等硬质木材,因其承重能力强且纹理优美,被广泛应用于床类、餐桌、椅子及橱柜等重型家具的制作中。株洲博物馆的红漆雕花虎足罗汉床,木雕精细巧妙,刻有万字回纹、卷草藤蔓、虎足支撑,威风凛凛,使床显得威武厚重,寓意吉祥如意,和谐兴旺,见图4。这种因材施教的智慧,不仅展现了匠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顺应,而且赋予了湖湘家具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地域风情。

(二) 师法自然,仿生设计

“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深植于文化土壤,指引着湖湘传统家具匠人的创作之路。他们秉承“师法自然”的古训,将大自然视为无尽的灵感源泉,致力于在每一件家具中镌刻自然的韵律与和谐。这种设计哲学,让家具不仅超越了单纯的功能性,而且成为沟通人心与自然、室内空间与室外风光的独特媒介。

仿生设计是湖湘传统家具的一大亮点。工匠们巧妙地将桃子饱满、卷草柔美、蝴蝶翩跹、雀首灵动等自然元素融入家具形态之中,赋予家具以生命般的活力与美感。岳麓书院竹节扶手椅以其仿生设计巧妙地捕捉了竹子的自然之美,将植物的优雅形态与人类的审美追求完美融合,见图5。椅子的搭脑、扶手、脚踏、鹅脖以及腿足,均模仿了竹节的特征^[7]。

湖南博物馆的兽足八仙桌^[8],其桌椅腿同样采用了仿生设计。这些腿足造型的出现,不仅是对自然形态的模拟,而且具有更深层的寓意,见图6。桌椅腿借鉴兽足之形,增强了家具的结构稳定性,更赋予其一种野性而又不失优雅的力量感,仿佛自然界的力量与智慧凝聚于此。

(三) 物我同一,以人为本

在湖湘文化的深厚底蕴中,传统家具是居住空间的组成部分,更是“物我同一”美学理念的生动展现。湖湘家具匠人秉承“以人为本”的造物哲学,精心雕琢每一件作品,使其尺寸、形态乃至使用方式均贴合人体工学,确保家具既实用又美观,实现人与物、人与自然界的完美融合。

太师椅,这一名称起源于宋代,最早记载见于张瑞义的《贵耳集》。太师椅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其搭脑,即椅子上端的横梁,设计用于支撑后仰的头部^[9]。在株洲市博物馆收藏的瑞兽搭脑雕刻人物太师椅中,搭脑部分经过精心装饰,形态仿生,其上雕刻着象征吉祥的瑞兽,其后腿上截雕刻了双兽衔珠图案,见图7。这是匠人们匠心独运的体现,他们将自然元素融入家具设计之中,赋予家具以美好寓意和生命力。此设计还契合人体坐姿的生理特征,确保了坐姿的舒适度,椅子的坐高使得使用者大腿平行于地面,小腿垂直于地面,便于双脚踏实地面。同时,扶手宽度参照人体肩宽,预留出充足空间,以适应手臂的自然摆放。湖湘传统家具以其独特的“物我同一、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展现了中国人对自然和谐之美的追求与向往。

三、湖湘传统家具造物的生缘之因:地域影响

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共同塑造了湖湘家具的形态与风格。地域因素贯穿于材料选择、工艺制作乃至审美理念,使得每一件家具都深深带着其出生地的独特印记。从层次分明、注重意境的湘南家具,形态丰富、等级多样的湘东家具,简约舒适、耐用环保的湘中家具,就地取材、实用至上的湘西家具,到取材天然、古拙朴实的湘北家具,湖湘传统家具承载着深厚的地域风格与特色。

(一) 气候之因,因地制宜

地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的湖湘地区,四季更迭,雨水丰沛,这一自然环境为湖湘家具造物设计带来了灵感,也构成了挑战。

湘南盛产香樟、香椿、柏木,优质木材多用于木雕。香樟喜光耐阴,喜暖湿气候、砂壤土,耐水但畏寒,是湘南传统建筑理想雕刻材料。板梁古村一户人家影壁墙的木影



图2 湖南博物馆人物故事架子床



图3 凤凰古城博物馆竹编储物柜



图4 株洲博物院红漆雕花虎足罗汉床

图5 长沙岳麓书院
竹节扶手椅图6 湖南博物馆
兽足八仙桌图7 株洲市博物馆卷书型瑞兽
搭脑雕刻人物太师椅

壁由门板组成,腰环板、裙板分别雕刻双龙戏珠或麒麟、梅兰竹菊等图案,层次分明,重意境,为建筑添艺术气息,见图8。湘南还有珍贵楠木,质硬纹美耐腐蚀,永州东安县有完好楠木林。

湘东多山地,气候暖湿,降水丰沛,四季分明,竹柏和杉木盛产于此。杉木纹理清晰,易加工,抗震性好,用于建筑和家具制作,如株洲秋瑾故居的架子床,雕刻描金花鸟,华丽生动,工艺层次分明,见图9。

湘中以丘陵和盆地为主,气候湿润,雨水多,四季分明。樟树常见于河岸或平地,可野生,亦可人工栽培,是湖南代表树种。这里还盛产杉木、松木、竹柏等,杉木生长快,木质好,广泛用于建筑和家具制作,如韶山毛泽东故居的架子床,带有回字纹装饰,简洁实用,体现了湘中木作风格,见图10。

湘西盛产楠竹、毛竹、水竹和山竹,当地人就地取材,制作特色工艺品和器具。如凤凰古城民俗馆的竹编太师椅,设计兼顾通风、防潮、隔热,有镂空,格栅设计提升透气性,用防水漆艺保护家具且增添美感,腿足较高,便于清洁与空气流通,见图11。柏木常见于湘西,生长快、价值高、效益好,材质优良,耐腐蚀,是传统优质用材,用于建筑、车船和器具制作。椿木质地坚硬耐用,喜温暖湿润的环境,在湘西传统家具中常用,湖南多地有分布。

湘北地区气候适宜,盛产楠竹和杉木。楠竹优雅坚

韧,茎直节匀,叶宽而薄,色深绿,枝柔韧有弹性,在中国南方用于园林装饰,也用于家具和工艺品制作,如张家界博物馆的竹节笔筒,见图12。

总之,不同地区的木材生产情况及使用情况也有不同,见表1。传统工艺与自然美学结合的家具,不仅实用,更富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这种因地制宜的设计思想,使家具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气候环境,更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二) 生活之因,形制利导

家具是时代变迁与文化遗产的微观见证。湖湘地区的传统家具,作为地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生动诠释,不仅仅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更映照出特定时代的哲学智慧、美学追求、思维模式及生活风貌^[10]。工匠们匠心独运,根据当地居民的身材特征、使用习惯及环境需求,精心设计家具的尺寸、比例与形态,力求达到实用与舒适的完美统一。像坐具类的传统家具,尤其是其坐高与扶手的精心设计,无不体现出对人性化需求的深刻洞察与尊重,既满足了居民日常生活的实际需求,又巧妙融入了地域文化的独特韵味。以湖南特有的取暖神器——烤火桶^[11]为例,这一设计巧妙融合了实用性与便携性,形如凳子,却内含温暖。其圆形中空的设计,既便于放置火盆取暖,又确保了坐者的安全与舒适,见图13。一半围挡的设计,既阻挡了寒风,又保留了足够的开放空间,让人在享受温暖的同



图8 郴州板梁古村木影壁墙



图9 株洲秋瑾故居朱漆描金圆弧架子床



图10 韶山毛泽东故居回字纹架子床



图11 凤凰古城民俗馆竹编太师椅



图12 张家界博物馆竹节笔筒

表1 各地木材特性

名称	特点	产地	适用部位	图片
香樟树	质地细密,木质坚韧厚重	湘南	衣柜、桌椅	
香椿树	纹理美丽,质坚硬,有光泽,耐腐力强,易施工,为家具、室内装饰品及造船的优良木材	湘中、湘东	房梁、箱柜、木桶	
柏树	纹理细腻且直,质地坚硬而耐久,同时具有良好的防腐性和抗虫性	湘南	雕梁、额枋、窗格、屏风、床、桌、柜	
楠木	木性稳定、质地温润,不软不硬,不易开裂变形	湘南	桌、凳、柜	
杉木	外观自然、材质坚韧轻盈	湘东	官箱、柜	
楠竹	质密坚硬,抗折耐磨、传热快速,冬暖夏凉	湘西、湘北	桌椅板凳、床榻柜橱	
松木	质地坚韧、纹理美观	湘中	床榻、桌椅、柜架	

时,也能感受到自然与生活的和谐共生。这样的设计,无疑是湖湘家具以人为本理念的生动实践,赢得了当地居民的广泛喜爱与高度认可。

湖湘传统家具的制作过程,是对自然材料的尊重与智慧的运用。工匠们根据生活需要,遵循自然法则,精选当

地优质木材,通过精湛的工艺与独到的设计,将自然之美与人文情怀完美融合,创造出既实用又富有生活气息的家具作品^[12]。株洲博物馆收藏的折叠式红漆莲花纹妆匣,就地取材,外形小巧,便于携带,设计了可收纳折叠的梳妆镜。柜门上刻有并蒂莲,寓意夫妻和谐美满。见图14。



图13 取暖神器烤火桶



图14 株洲博物馆折叠式红漆莲花纹妆匣

(三) 文化之因,风格塑造

湖湘文化起源于先秦湘楚文化的孕育,并经宋明中原文化的洗礼逐渐形成。先秦大儒屈原,以及宋时设立的岳麓书院,彰显了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精神。湖湘文化在近代造就了“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无湘不成军”等盛誉。湖湘传统家具,作为地域文化的独特载体,是历史积淀与人文精神的生动体现。湖湘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基石,孕育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13],这一体系自春秋战国的楚文化滥觞,历经宋明理学尤其是湖湘学派的洗礼,至清代嘉道年间“经世致用”思想的广泛传播,逐步形成了务实创新、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色^[14]。

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湖湘传统家具不仅承载了物质生活的需求,而且蕴含了深厚的文化意蕴与审美追求。文人雅士们秉持着“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兼收并蓄”的湖湘精神^[15],将个人情怀与哲学思考融入家具设计之中,赋予其超越实用价值的文化灵魂。工匠们则巧妙地将这些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艺术语言,通过简洁流畅的线条、精致细腻的雕刻与绘画,展现出家具的

清雅气质与文人风范。现存许多传统家具木雕以武将人物或征战故事为装饰题材,展现湖湘崇尚武艺的文化传统,体现爱国忠义、不畏强权的传承精神。如张家界田家大院黑漆描金人物花鸟脸盆架,中牌子分上、中、下三部分,刻有征战人物,有马背、海上较量场景,横梁雕对称双鸟与八仙图案,寓意美好,见图15。

湖湘传统家具的造物设计,注重将造型的优美与功能的实用相结合,既体现了对自然之美的崇尚,又展现了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凤凰古城博物馆玫瑰椅,其造型往往简约而不失大气,线条流畅而富有韵律,装饰图案则多取材于自然景物或寓意吉祥的图案,寓意深远,引人遐想,见图16~17。这种造物设计理念,既提升了家具的艺术价值,又使其成为了湖湘文化的重要象征。

四、湖湘传统家具造物的生缘之源:筑具之缘

“建筑与家具等物关系之密切,自古皆然也^[16]”。家具与建筑,自古以来就紧密相连,它们同出一脉,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湖湘地区是古代湘楚文明的发源地,具有独特的精神标识,塑造了独树一帜的湖湘建筑形象。湖湘家具从材料选择、结构布局到造型设计,受湖湘建筑影响,并为生活空间带来温度和温馨。

(一) 材料续脉,筑具同源

在湖湘这片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上,传统家具与建筑之间编织着一条无形的纽带,它们在空间上相辅相成,在材料、结构与艺术表达上相互映照,共同诠释了“建筑为表,家具为里^[17]”的深刻内涵。湖湘传统家具的选材之道,深受当地建筑选材哲学的影响,尤其是对木材的钟爱。湖湘工匠选择硬木,不仅出于经济实用与技术可行的考量,还因其质地坚硬、纹理优美,使之成为制作家具的首选,这是工匠们对材料物理特性的尊重,更是对材料



图15 张家界田家大院人物故事花鸟八仙脸盆架)



图16 凤凰古城博物馆玫瑰椅1



17 凤凰古城博物馆玫瑰椅2

美学价值的极致追求。

建筑作为空间的载体,其内部空间因家具而富有生气,因生活而呈现生命价值。在湖湘传统建筑中,家具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建筑空间的精神延伸。凤凰古城崇德堂正厅的家具造型,师从湖湘建筑的风格特征,从形态到结构,从装饰到材料,无一不体现出与建筑的和谐共生。这种将家具与建筑紧密融合的设计哲学,使得家具成为建筑的微缩景观,见图18。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湖湘家具在装饰艺术上与建筑异曲同工,雕刻之精细、绘画之雅致、镶嵌之巧妙,均展现出工匠们对美的极致追求。屏风作为古代家具的重要构成,它的形式、图案和文字等都是当时文化的缩影^[16]。湘潭博物馆的暗八仙山水人物屏风,顶端楣浮板浮雕暗八仙,上下屏芯高浮雕山水人物、亭台楼阁、树木草丛、飞禽走兽等民间传说图案,见图19。

总之,湖湘传统家具与建筑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以材料为脉络,以结构为桥梁,共同诠释了“筑具同源”的文化理念。在这一过程中,既看到了物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又感受到了湖湘人民对美的永恒追求与不懈探索。

(二) 结构承袭,师从建筑

中国传统家具的结构设计,从根本上讲,是建筑学原理在家具领域的延伸与体现。湖湘传统家具,作为中国传统工艺的瑰宝,其结构设计源于古代建筑的智慧土壤,尤其体现在对榫卯结构的精妙运用上。木构建筑的框架体系与斗拱技术,为家具榫卯结构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范例^[19]。这种跨领域的融合,使得家具在造型、结构乃至审美上,都流露出与建筑相契合的和谐美感。

湖湘传统家具的结构承袭,实则是一场向古代建筑艺术致敬的师承之旅,既展现了家具制作技艺的精湛与细腻,又蕴含了家具师承建筑的文化底蕴与审美追求。湘西土家族建筑撑拱和直榫结构的主要功能在于单个结构之间互相结合、相互支撑^[20]。家具的腿足与支架灵感源自建筑的梁柱^[21],既稳固了家具本身,又在视觉上构建了一种“以小见大”的审美体验,见图20。而家具中的“牙子”设计,则巧妙地模仿了建筑中的“替”和“雀替”,既增强了结构的稳固性,又增添了艺术美感。“双狮滚绣球八仙桌”的支撑腿和支架的设计是借鉴建筑中的柱子与横梁。牙板用于增强稳固性的辅助支撑,在形态和功能上效仿建筑中的“雀替”,这些细节既增强了家具结构稳定性,又可增加一定装饰性,赋予八仙桌美好寓

意,见图21。

(三) 造型溯源,一脉相承

自古以来,家具与建筑相伴而生,相辅相成。湖湘传统家具造型溯源,深刻揭示了家具与建筑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以及中华民族在美学追求与工艺创新上的不懈探索与卓越成就。传统家具中的架子床、拔步床、罗汉床等展现出建筑化特征,其家具本身就是非常完整的建筑空间结构^[22]。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拔步床独特的设计,即前方保留有独立活动区域。湖南博物院的红漆金雕拔步床,前方保留的独立活动区域既增强了家具的实用性,又赋予了其空间层次感,仿佛将建筑中的回廊元素巧妙地引入室内家具之中,展现了古代建筑技术对家具设计的深远影响及劳动人民超凡的智慧与创造力,见图22。

唐朝时,随着佛教建筑的流行,佛座与佛塔中的须弥座对后来家具造物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到这些佛教元素外观的启发,工匠们创新性地设计了束腰结构家具,其在视觉上更新颖且引人注目,在结构上更为稳固。长沙墨庄的束腰花几,应用了比建筑更为精巧的家具榫卯结构抱肩榫,应用于束腰式家具,实现了腿部、束腰与牙条之间的完美衔接^[23],见图23。这一创新标志着“束腰家具”类型的诞生,对后世家具造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结语

湖湘传统家具,作为地域文化的瑰宝,其造物设计深植于“生缘”之理念,即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共生,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的紧密交融。通过剖析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地域环境的独特影响,以及家具与建筑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窥见湖湘家具设计背后的深邃智慧与精湛技艺。

“天人合一”的设计哲学,让每一件家具都仿佛是大自然的延伸,既体现了对自然的敬畏与顺应,又展现了匠人的巧思与匠心。就地取材的环保理念,不仅赋予了家具独特的质感与韵味,而且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智慧。而家具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则是湖湘人民历史记忆与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令人赞叹。榫卯结构的精妙运用,更是湖湘家具的精髓所在,它不仅体现了家具与建筑同源的深刻联系,而且展示了中华民族在木作工艺上的卓越成就。通过这一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不仅仅能够领略到古代匠人的高超技艺,更能从中汲取到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智慧。展望未来,期待湖湘传统家具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重振中国传统家具的昔日雄风。



图18 凤凰古城崇德堂正厅布局



图19 湘潭博物馆暗八仙山水人物屏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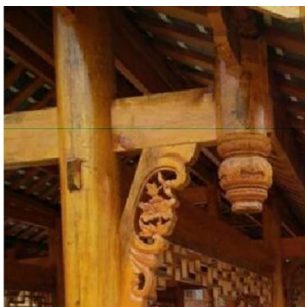


图20 湘西土家族
建筑撑拱^[21]



图21 湖南博物院双狮
滚绣球八仙桌



图22 湖南博物院红漆
金雕拔步床



图23 长沙墨庄
束腰花几

参考文献

[1] 胡俊红. 设计之缘:设计因缘论建构研究[M]. 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9.

[2] 胡俊红. 中国家具设计的民族性研究[D]. 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07.

[3] 朱和平,王程昱. 论“湘品出湘”包装策略[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8(1):101-108.

[4] 胡俊红. 精于事因巧在物缘——论中国家具设计的民族性[J]. 创意与设计,2014(2):69-73.

[5] 张秋梅,郑晶,蒋虹. 湖南民间家具装饰特征研究[J]. 装饰,2007,(1):94-95.

[6] 张华. 先秦美学思想对现代家具审美的启示[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0(3):95-98.

[7] 裴帅,谷岩. 明式文人家具的形态仿生设计应用与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2020,27(11):31-33.

[8] 张筠梓. 中国传统家具结构装饰部件艺术研究[D]. 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14.

[9] 于江美. 明清家具装饰形式流变初探[D]. 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2008.

[10] 叶聪. 传统生活方式与中式家具文化观照[J]. 家具与室内装饰,2014,21(1):52-53.

[11] 华声在线. 唐兵兵[EB/OL]. (2016-12-19)[2025-3-30]. <https://hunan.voc.com.cn/news/201612/26536577.html#top>.

[12] 张秋梅. 湘西地区传统民俗家具研究[D]. 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3.

[13] 户华为. 湖湘文化及其特征与历史定位[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9(2):84-88.

[14] 刘兴邦. 魏源与湖南文化传统——兼论魏源“经世致用”思想[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1(3):51-55.

[15] 黄艳丽,戴向东,张妙. 湖湘文化发掘与现代家具设计的对接[J]. 家具与室内装饰,2017,24(12):26-27.

[16] 《中国建筑史》编写组. 中国建筑史[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27-28.

[17] 杨耀著. 明式家具研究(第2版)[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16-17.

[18] 侯小莉,张乘风. 基于创新性的多功能屏风设计[J]. 工业工程设计,2020,2(2):145-148.

[19] 冯雨. 传统家具文化研究的“五行”架构[J]. 家具,2021,42(1):67-70.

[20] 李娜,张乘风. 直榫与穿插结构结合的多功能组装家具设计[J]. 工业工程设计,2020,2(2):141-144.

[21] 房芳. 湘西土家族民间艺术纹样在建筑装饰中的运用[D]. 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9.

[22] 吴振韩. 中国传统设计思维方式与家具风格演变研究[D]. 南京:南京林业大学,2011.

[23] 张福昌. 中国民俗家具[M].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76-77.